

【石二社区的人文之旅】

舢舨厂桥和恒丰路桥

恒丰路桥的北面连接闸北区（现在已经是静安区）的恒丰路，南面连接静安区的石门路，以前，人们习惯把它叫做“舢舨厂桥”，又叫做“新大桥”。《光绪上海县续志·卷四·河道上·桥梁》：“跨吴淞江者，外摆渡桥、二摆渡桥、里摆渡桥、自来水桥、铁马路桥、盆汤弄桥、老闸桥、老垃圾桥、新垃圾桥上并英工部局建、新闸桥、汇通桥俗名新大桥，光绪二十九年，粤商沈镛、祝承桂，浙商钱康荣集资经建。”显然，这座桥的正式名称应该是“汇通桥”。

沈镛与“汇通桥”

1899 年，公共租界扩张成功，租界在苏州河南岸的西界延伸到了静安寺，北岸的西界延伸到了现在的西藏北路（实际上是西藏北路西 40 码，约 36.6 米），原来所谓的“闸北”一大片区域被划进了租界。苏州河北岸的租界习称“虹口美租界”。于是，那块被划进“虹口美租界”的区域，有时被叫做“闸北”，有时又被叫做“虹口”。租界的城市建设较快，租界的扩张影响租界周边地区的发展。

沈镛（1870—1947），浙江吴兴（湖州）人（《光绪上海县续志》误为“粤人”），字联芳，以字行。1893 年，沈镛来到上海，在德商瑞纶缫丝厂（Soylun Silk Filature Co., Ltd.）任职员，后来晋升为大班。1900 年，他与人合作在闸北创办振纶冷记缫丝厂，任经理。1908 年，沈镛独立创办恒丰丝厂，以后转营房地产，先后在闸北投资建设恒丰里、恒通里、恒祥里、恒康里、恒乐里等里弄住宅以及在公共租界江西路（江西中路 452 号）建设恒丰大楼。1900 年，他又参与筹建闸北工程局，1910 年后出任闸北商团会长、闸北市政厅长，1915 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副会长（会长是“上海闻人”朱葆三），于闸北市政建设和进步做出重大贡献。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，沈镛拒绝出任汪伪政府的“上海特别市副市长”，是一位有骨气的商人。

1900 年，沈镛倡议在苏州河建造与苏州河北岸的公共租界联通的桥梁，利用租界的优势推动闸北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。因为桥梁的一端在租界，必须得到租界的同意，才能建设桥梁。建桥工程拖延了一段时间，到 1903 年竣工，取名“汇通桥”，所谓“汇通”，就是相汇相通的意思，不过，人们把它叫做“新大桥”。于是，新大桥北境的马路就被叫做“新大桥路”，新大桥的南境连接公共租界的“麦根路”（石门二路），于是又被叫做“麦根路桥”。那么，它又为什么会被叫做“舢舨厂桥”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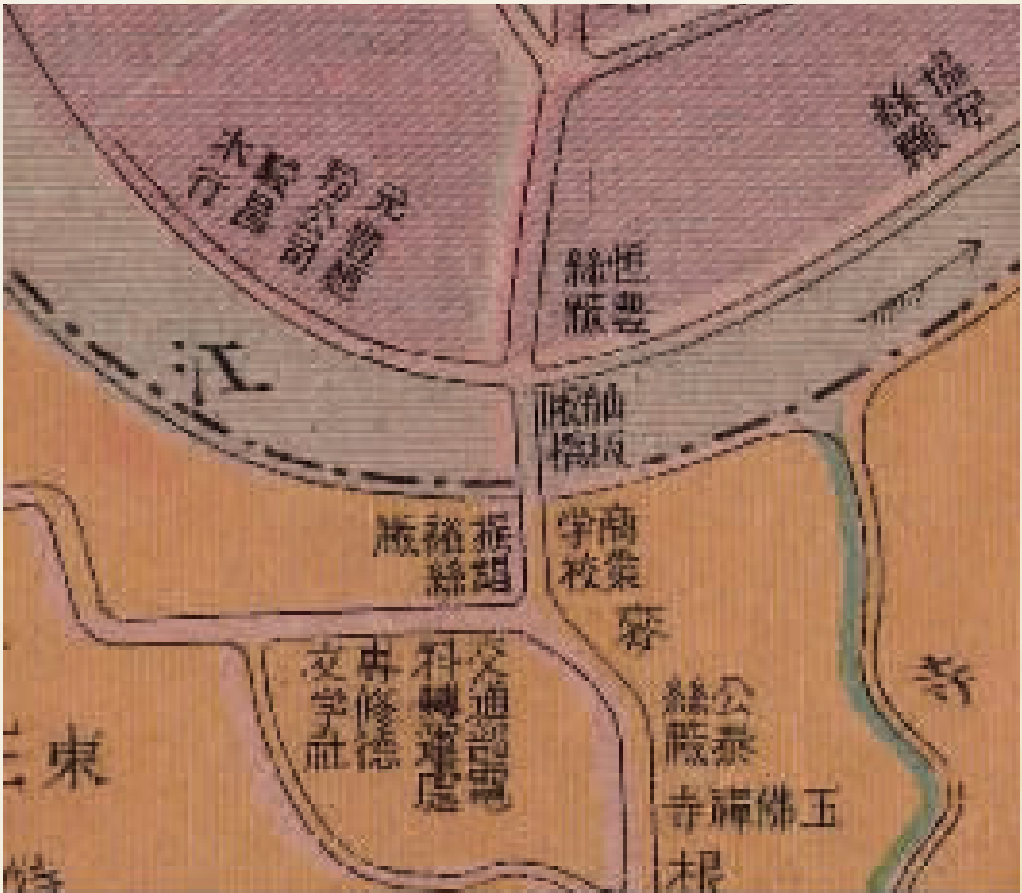
“舢舨厂桥”的由来

1873 年《申报》连载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杨勋《别琴竹枝词》100 首，其中一首说：三班船本号三班，浦岸团团泊似环。高叫克明声震耳，梅琶谷特克林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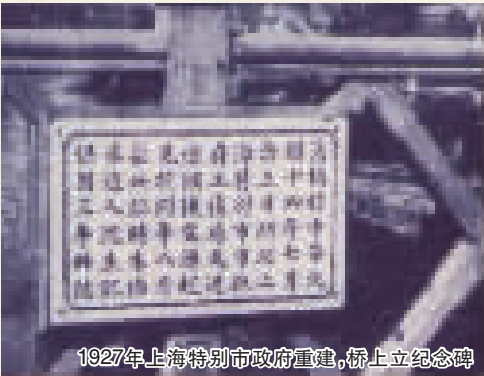
这首竹枝词不太容易理解，上海人把黄浦江上的一种用于渡客的小船叫做“三班船”，它是英文“三班”（sampan）的“洋泾浜语”；“克明”就是 come in，“梅琶谷特克林蛮”则是“my boat good clean man”，这是摇三班船的船夫在高声向外国水手呼喊，说：“朋友！到我这里来，我的三班船好又干净！”显然，竹枝词作者认为“三班船”是 sampan 的洋泾浜语。但事实上，来自英语国家的朋友，很多人并不知道英文有 sampan 一词，有的人则是迷迷糊糊知道，sampan 是指东方国家的小船，还不敢肯定地说，需要“让我查查字典”。实际上在《英汉字典》能够查到 sampan，释文就是“外来语”，“指东方的一种小船”。在清朝的著录中有“舢舨”的记录，是指水师或稽查使用的小船，大多数老百姓与军队使用的船没有关系，所以，常人不知道中国有一种叫做“舢舨”的小船也是很正常的。

“厂”的繁体为“廠”，由“广”和“敝”两个字合成，多指有围墙而没有屋顶的场地，与现代的“工厂”无关，古代中国也没有工厂。早在 1860 年，侨民就组织成立了一个 The Rowing Club 的体育团体，早期汉译为“赛艇总会”，后来叫做“划船俱乐部”。

黄浦江水深浪激，还是进出上海港的主航道，不适宜或者禁止划船运动，而苏州河靠近市中心的区域航运十分繁忙，也无法在这里举行划船运动和比赛，赛艇运动只能在远离市中心的苏州河进行，于是划船



1918年地图，恒丰路桥的北境是恒丰丝厂



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重建，桥上立纪念碑

俱乐部在偏离市区的地方建立会所和停放赛艇的场所。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赛艇，但赛艇很小，与中国的舢舨相似，于是那个停放赛艇的场地就被上海人叫做“舢舨厂”，具体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恒丰路桥南境东侧，也就是顺德路顺德苑住宅小区附近。至少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，“舢舨厂桥”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“汇通桥”和“恒丰路桥”。

1908 年，沈镛在新大桥北境创办“恒丰丝厂”。1914 年，新大桥路正式命名为“恒丰路”，于是，原来的“新大桥”改名为“恒丰路桥”。后来，一方面“舢舨厂”迁出此地，另一方面，恒丰路钢筋水泥桥建成，桥上镌刻有“恒丰路桥”字样，恒丰路桥的名气大了，“舢舨厂桥”名称慢慢地被人们遗忘。

恒丰路一带的“三层楼”

沈镛等联合发起成立的“闸北工程局”只是一个工程建设机构，1911 年改组为“闸北地方自治公所”，辛亥革命后，1912 年改组为沪军都督府上海民政厅下辖的“闸北市政厅”，蜕变为闸北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，为促进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现在的恒丰路桥北面的恒丰路、裕通路一带俗称“三层楼”，原来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闸北已经成为经济较发展、人口稠密的地区，这一带建设了许多三层楼里弄住宅，1932 年“一·二八”和 1937 年的“八·一三”淞沪战争中，闸北是战争区，遭到日军轰炸，许多地方



恒丰路木桥南望

夷为平地，唯独恒丰路裕通路的几幢三层楼石库门里弄幸免于难，也就是说，这一带唯有此地幸存了几幢三层楼房子，附近一带均为废墟和棚户区，于是，人们把这一带叫做“三层楼”。前几年，那些幸存的“三层楼”石库门房子被拆除了，不知道这个颇有意义的“三层楼”地名还能延续使用到什么时候。当然，随着闸北市政的发展，浜北和浜南的往来更加频繁。

苏州河很宽，水流湍急，而当时的建桥投资少，工程质量差，“新大桥”使用了几年就坍塌了，1917 年重建，又过了 10 年，木桥又坍塌了。1927 年，上海特别市政府重建此桥，在桥上立了一块纪念碑，碑文说：“旧桥于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念三日圯。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工务局为迅速恢复交通起见，于同年八月筑此临时木桥。承造人沈生记保固三年。此志。”显然，重建的木桥只是一座临时性木桥，使用期三年。不过，三年以后，木桥并没有拆除重建，而临时性的木桥质量实在不敢恭维，于是，干脆把木桥拆了，一直到 1948 年，才重新建设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桥梁。

在浜北的恒丰路“三层楼”附近单位的许多老师傅住在浜北的棚户区，“号头上”（上海话指每月领工资的日子，“号头”是指日历上的号码）领工资，同事们往往会相约聚餐，老师傅们称之为“过桥”，意思是：过恒丰路桥到浜南的餐馆聚餐，浜北和浜南的差异显然易见。如今，浜北的闸北与浜南的静安区合并为新的静安区，浜北与浜南的差异明显缩小。

（内容选自《岁月拾萃》）